

飲酒的哲學



學 哲 的 酒 飲

集 文 散

版 出 社 誌 雜

日 一 月 一 十 年 三 十 三 國 民

飲酒的哲學

編纂者：雜誌社
出版者：雜誌社

印刷者：建東印刷公司
上海雷山路五九九號
電話五〇七二七號

總經理：街燈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
電話九一四六八號

價：每册一百元
期：三十三年十一月一日

版權所有

編序

「飲酒的哲學」是本社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

以編者個人的興趣來說，我是喜歡散文更甚於小說的，原因很簡單：散文是一種更自然的體材，而小說較為嚴謹，因此時而露出雕琢的痕跡來。這當然也許是個人的偏好，但我想，抱有這種偏好的人，一定不在少數。據編者所知，目前的許多寫文章的人中間，便有許多從來不讀小說的人。

這裏所收的有十多篇散文，作者不是一個，但也有幾位作者，被收了兩三篇的。題材的範圍甚廣，作風也各有不同。作者中間，有的是經常在各刊物撰文的，所謂「成名作家」是也，也有的是偶然寫一二篇，甚至僅寫過一二篇的，但是文字却各有可喜處。我們決心出這樣一個散文集，僅是爲此。

據一般人的看法，散文集子的生意決不會比小說集好，但是我總有着一種更廣大的文學趣味的讀者，或者也可以說有着更廣大的文學修養的讀者，一定歡喜那種煽動式的散文。當然，這又是編者個人的偏見。不過我們想以這冊散文集來作一個試驗，測量一下讀者對於閱讀散文的興趣。

飲酒的哲學 目錄

飲酒的哲學	景清陶(一)
轎話	裴茜(九)
話南荒	曉暉(一六)
三峽道上	金人(二五)
上海和北京	施幣(三三)
一異也	實齋(四一)

貶雅篇

班公(四)

北京夢尋

朱慕松(咒)

乘車記

章羽(嘉)

野花和雲雀

班公(三)

陶山之夏

郭朋(亥)

秋之野

葉茜(夫)

醉蝦

班公(全)

閒話夢

曼倩(九)

說悲哀

章羽(壘)

梅之領域

葉茜(一〇)

飲酒的哲學

景清陶

天底下的事情，總沒有比飲酒這一回兒事，更富於哲學的意味的了。空間與時間，在飲酒的當兒，都可以隨意伸縮，劉伶在喝飽了酒之後，放眼四顧，天地變成了他一個人的世界，那些大人先生和經神處士，俱祇不過是些螟蛉，渺小得完全不足道。阮籍喝酒，則把時間都喝糊塗了，他喝而醉，醉了還是喝，整整的六十天，他却當他一朝度了過去。醉鄉天地，真是別有風光。

最放浪的與最正經的

飲酒，是雅事，是韻事，也是風流事，是最放浪不過的事，但是也是最正經不過的事。一樽一簋，招着幾個知心的朋友，低低的斟，細細的嚐，隨便什麼事情都講，祇不談利和祿。這正是雅，正不必分韻賦詩，才算是騷人高緻，或者哲者一棹，素心有人，一同到那水涯或者林間，輪流把着盞，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情之深處就是韻到極處。或者紅燭夜燒，對着個紅兒，輕按檀板，慢唱紫腔，這風流況味，真有些醺着些兒麻上來。同樣是飲酒，在宴樂嘉賓的時候，必須峨冠博帶，一嚼三拜，莊敬得儼然如鬼神在鑑，可是在任性自好的時候，却偷也不妨，脫光了衣服也不妨，睡在別人的女人的旁邊，給人家捉住了當賊看待也不妨。李太白的喝酒，直須連傾三百杯，武二哥的喝酒，一碗一碗，直叫好氣力。雖然一個的拿手好戲，是一枝長不滿五寸的毛錐子，一個的看家本領是一根五尺八

寸的嗜癖，可是他們的酒勁兒却是完全一樣的，不醉無休。而且歡喜吃酒的，又不僅是名士好漢，才子佳人，連得一生專說老實正經話的孔老夫子，也有惟酒無量，不及於亂之說。喝酒之爲義是大矣哉。大矣哉。

再者，喝酒非但有這種種的色相，而且還能賡括哲學的全部。什麼是哲學？所謂哲學，就是各說各的話。從前的人把吾國的哲學分成什麼十家九流，西洋的哲學又有什麼九派八派。然而照喝酒的人看來，儼你九流三教，都可以納之於酒杯之中。哲學千頭萬緒，正是大千的變相，可是酒杯是芥子，雖然小，却可以一網把他們收盡。酒乎酒乎，其義大哉。

中庸之道實踐

我國的哲學，最正經的當然要算儒家的學說。儒家的治道，以中庸爲根本。所謂中庸，就是不激不隨，適可而止。做人就得把握住這中庸之道，以自強不息的精神，趕着做過去。喝酒的人中，就有不少這樣的人，酒到半酣，最是好處。中庸之道，再有比這個更確切的嗎？天天必喝，每餐必喝，自強不息的精神，不正是這樣的嗎？既知中庸，又能自強，稱之爲儒家的正宗，誰又能說是不當。而且進一步，儒家的對待人，抱着共臻於善的態度，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適而適人。好飲的人，對待人，也抱着同樣的態度。自己喝一杯不算，必得拉人喝一杯。別人倘然先喝了，那麼自己必得陪上一杯。倘然不是抱着立人達人的心思，誰又肯去管到旁人喝不喝。總而言之，領略得酒中趣味，就可以體會到儒家的做人之道。

次之，談到我國的哲學家，大家總不會忘記那位騎着青牛，逃出函谷關去的老子，和想學烏龜，抱

管尾巴在泥塘裏自在遊行的莊周，及駕風而行，冷然自喜的列禦寇。這三位老先生都是所謂道家的關山祖師。道家實在是最厲害的陰謀家，他們抱定一種以柔爲剛的主張，先把自己安置在一個不敗的地位上，然後借人家的力量，來推進自己。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無爲而無不爲。自己明明有絕大的本領，却裝成一個阿本林。在大家不把你放在心上時候，你已攪摩透了大家的伎倆，不等交手，勝負已經操在你的掌中。會飲酒的人，差不多十人而九，都有這種本領。明知別人祇有三觔酒量，偏要買他幾句大言，硬要他攝下五觔，出一個醜，好笑上一笑。自己拳法高，猜贏了人家，却叫人家吃酒。這豈不是以自己的雄，來發人家的雌之所難，真可以說得是極盡陰謀家之能事。還有道家對於自己，常抱着一種自得其樂的態度。舉世譽之爲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祇要能够自得其性，以逍遙遊於自在之鄉，富貴又何有於我哉。醉裏的生活就是這樣的。一杯在手，陶然而醉，豁然而醒。醒的時候，心在酒杯之中，醉的當兒，神遊無何有之鄉，無暑暑之切肌，也無利慾之感情。人家尊你爲酒仙，你喝的是這杯酒，人家罵你爲酒鬼，你喝的也是這杯酒。醉裏不知天地窄，酒人是最能自得其樂的，道家的道，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的。一入醉鄉，就能達到這種境界。以天爲本，以道爲宗，是謂真人與至人。醉人就是真人與至人。

楊朱和墨翟

再有楊朱和墨翟，也是另外兩個值得提起的哲學家。楊朱講的是爲我，任何的事情都得拿我做標準。倘使對於自己沒有好處，那麼就是叫他拔一根毛去利天下，也是不做的。但是話又得說回來，拔自己的毛去利天下，固然是不做的，但是拔人家的毛來利自己，同樣的也是不做的。這纔是爲我的真

意義。至於墨翟所走的路却正相反。墨翟講的是兼愛。一個人非但要顧自己，同時還得顧別人，而且還須顧得比自己更週到。祇要大多數的人能够得到好處，就是拿自己磨成粉，也是情願的。所以墨翟的積極精神！在我國的哲學家，可以稱為獨步。但是不論楊朱的爲我，或者墨翟的兼愛，喝酒的人都能兼而有之。喝酒的人，顧的是酒，祇要管住了一把酒壺，旁的什麼都可以不問。這豈不是爲我精神的十足表現嗎？反過來，在筵席上面，殷勤勸酒，自己喝醉了不算外，必定還要拖人下水；一同喝醉了收場。這固然是上面所已經講過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的精神，但是說他是博愛心理的表現，又有什麼不可以呢。獨酌是爲我，羣飲是兼愛，左右逢源，無往而不得其宜。

喝酒是快活事情，但是有的時候，却也有戰戰兢兢，不敢稍忽的境界。老長輩上坐，勳也講禮，定也講禮。陪從末座的小把戲，對着酒杯，祇好發歎。儂酒蟲在喉嚨裏面，蠢蠢的動，仍不敢稍爲放肆一下。這種吃酒，十足是法家哲學的具體表現。法家所注意的是條理與整嚴。使民由之，就是他的最高理想。所以在法家的規繩下，每一個人的一行一動，都有分寸，不能稍有踰越。陪老長輩吃酒，就十足把這種約制的境界表現了出來。還有法家動不動就講罰。大罪則大刑，小罪則小刑。犯了之後，決沒有寬恕。吃酒而行令，又把這種罰當其過的辦法，充分給實行了出來。執酒令最嚴的，要算漢朝的那個朱虛侯劉章了。躲避吃酒的人，竟連腦瓜兒都給他請了下來，這和商君的犯法者殺無赦，簡直可以說得是同出一轍。

收各派哲學於一杯

所有中國的各派哲學，都給喝酒的人收來，放在酒杯裏面了。現在再拿外國的哲學家的各種理論

來看看，難老人可和他們有緣。

提起外國的哲學家，第一個就想到那個主張矛盾邏輯的黑智兒。矛盾邏輯講的是正反與合，矛盾的統一和統一的矛盾。他想用這一個似簡單而實複雜的公式，來說明白那變化無窮的宇宙現象。然而他祇不過是說說，而喝酒的人却把這個矛盾推移的過程，給具體地表現了出來。喝酒的人喜歡酒是正，喝多了酒會醉是反，醉過了一次之後，酒量反可以大一些，就可以算是合。喝酒是求樂趣，喝醉了却會嘔吐，是矛盾。嘔吐可以增加酒量，使得後來喝起酒來，有更大的樂趣，却是矛盾的統一。然而當你酒量怎樣不斷地增加，因醉而嘔吐的事情，始終是免不了的，這又是統一中間的矛盾。所謂矛盾邏輯的全部真理，不是多已包括在這裏面了麼？抑有甚者，黑智兒論世界文明的演進，係出於螺旋型，每經一循環，就提高一次。現在酒人的海量，每醉一次，就擴大一次，豈不也是按着螺旋的形式，在上進着？——相應，黑智兒的理論，也跳不出酒杯的範圍。

酈食其爲何強

第二個西洋哲學家，在現在這些個年頭兒，最容易跳上人們的心頭的，就是那個崇拜超人，讚頌強力的尼采。尼采是西洋的力的文明的讚頌者。他拿強存弱亡的原則，作爲他的立論的根據。然而誰是超人？強者又是那一個呢？從各方面看下去，酒人足可以算爲一個強者。流氓皇帝劉邦，對於那力敵千刀的黥布，還不賞他什麼帳，赤了脚去會他，可是那老頭兒酈食其，雖然手無縛雞之力，祇擺出了高陽酒徒的幌子，却就能够使他改容相謝。你想酒的威力大不大？嗜酒的酈漢，不是強者，又是誰呢？再說，喝醉了的人是什麼都不怕的。酈漢是天下最勇敢不過的人，真有泰山崩於前而不驚之概。

一杯在手，富貴不易，威武不屈，豈又是尋常的人所能够及得的。謂之超人，雖曰不宜。譬如說，梁山上的武二哥，誰不稱他一聲好漢，可是他在景陽岡上，還是仗着七分酒力，纔能把那隻吊睛白額的斑斕猛虎，打得嗚呼哀哉。由此看來，有了酒纔有強力，尼采發表他的主張的時候，想必是喝飽了勃蘭地。上古時代，在希臘，有所謂大儒也者，破衣惡食，棲息在本桶裏面。在這些大儒，固以爲這樣做，足以稱得起放浪於形骸之外，發達於精神之中。然而拿木桶做一己的小天地，又何如拿酒壺做自己的拳乾坤來得好。壺中生涯，可以忘年。壺中滋味，能够極盡生趣的三昧。所謂大儒，充其用，猶一蟲一蚊之勞者也，其於世也何庸，又那裏及得到酒人之深玄。所以衣魯斯就老實不客氣，直接崇拜酒人。他叫人飲啊飲啊，其要今日有酒，又何必去愁明朝的飯糧。青波斯的奧麥伽耶也看定了這一點。他主張一個人祇要能常有一壺酒，一點乾糧，和一卷詩，就可以逍遙一生了。酒乎，酒乎，你的滋味，真可以算得是襟襟長哉。

入地獄的精神

哲學家的把戲，在酒杯裏頭，都有得搬演着。那麼宗教家的說法，又是怎樣呢？宗教家高人一塵，總可以與酒杯絕緣了吧？其實又不然，且拿事實來看。宗教家裏頭，坐頭一把交椅的，當然是古身毒的喬達摩悉答多。這位能靜聖人秉着積極的精神，爲大千衆生，演說出世的妙法。他有一句至理名言，就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獄究竟在那裏？他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下，在醉人的經驗裏，就有座地獄。酒人喝酒，一杯杯直往肚裏灌。倘使有人勸他少喝這麼一杯，或者半杯，那他就非得多喝一杯不可，好，你瞧不起我的量，我就顯些本領你看看。多喝一杯是貪，聽見人家規勸則怒是嗔，

不醉無休，醉了還是要喝是癡。貪嗔癡是佛家所說的根本三毒，酒人兼而有之，是之謂身孽。既醉之後，始則頭昏腦脹，太陽穴的筋，得得的抽，抽得你浑身發痛，這就是踏進地獄的第一步。他所經歷的是鉅額地獄。繼之則是翻心倒胃的嘔吐，差點兒就得把肝肺都嘔了出來，陰曹裏有所謂愁心地獄，此時的經驗就是在遊這一個地獄。醉了之後，舌頭就會不聽你的指揮，要說話却說不出來，這就是在進拔舌地獄。躺在床上翻身發熱，一個不得法，就得病上幾天，這又是在進烈火地獄。地獄變相，千萬無窮。醉人的痛苦經驗，也是千萬無窮。佛說善哉善哉，欲知日後受，但看眼前行。醉人也說，善哉善哉，欲知醉癡况味，請看眼前酒杯。

酒與真理

一般不喝酒的人總喜歡看不起那些每飲必醉的人們，而惡諷之為醉貓醉狗。他們不知道，唯有醉人，纔是真正偉大者。一般做大事業的人都是醉漢。引伸開來說，酒共有兩種，一種是有形的酒，一種則為無形的酒。有形的酒，喝的人極多，然而真正能够領略其趣味的却並不多。無形的酒，在實際上，是沒有一個不喝的。然而真能够喝出滋味來的，却寥寥沒有幾個。但是倘使能够喝出了真滋味，那就終身與之不貳，任何東西都不能够易他的愛好了。無形的酒具有說不盡的作用，世界的進步，就是依仗了它，纔造成來的。一切的優事，都是無形的酒，發見真理是一味無形的酒。一般學者浸溺在真理裏面，直到華髮盈顛，還是孜孜不倦，這不是醉人的不翻一切的本色嗎？愛迪遜爲了要完成他的白熱燈炮起見，不憚拿兩三千種的材料來做實驗。這種鐵而不捨的精神，與酒人的一杯又一杯的舉動，是完全合轍的。推而至於伯夷殉名，蓋駢殉利，也無一不是醉人的行徑。一般清醒白醒，自以爲

聰明的人是絕對不肯做這樣的事的。

由此觀之，喝酒的意義是大極的了。然則人生在世，又豈可以不喝酒乎？

轎 話

葉 苗

「轎」這一個字的產生，至早不過在二千多年前的漢代，因為只有范曄的後漢書嚴助傳，有「輿轎而險嶺」，前此就沒見過。牠的注釋是：「隘路車也，今竹輿。」所謂竹輿，就是我在所要說的「山轎」了。在史記上，還是借用「橋」字，河渠書云：「山行即橋。」正字通云：「即轎也，蓋今之肩輿，謂其平如橋也。」論理應當讀作平聲的，可是無論什麼地方，在今日之下，沒有不是讀作去聲了。要是認真地說起來，假使讀作去聲，音嬌，就得解釋作「轎車」，照玉篇說是「載輅車」，不是遊山的肩輿了。不過字音的誤讀，已是很尋常，我們也不必考究這些，還是從俗罷。

轎的作用，當然是車的輔佐。因為有許多地方，車是「行不得也」了，那麼就有喜歡給人享樂的聰明人，發明這兩肩轆的轎了。在人力車沒有到中國以前，轎是最普遍的代步。在古時，我想牠一定是很簡單的，像紹興禹跡寺一帶，有一種山轎，只用兩根粗竹竿，兩頭裝一個橫檔，中間用繩子掛着兩塊木板，上一塊就算坐具，下一塊用以攔腳，真是輕而易舉。牠的分量比竹梯還輕，攜來攜去，十分便利。上山下山，更是毫無窒礙。不過坐轎的人，必須正襟危坐，存着「臨深履薄」的念頭，那種舍着易經所說「夕惕若厲，無咎」呢。

至於城市里的轎，在以前可說是極雍容華貴之致了。尤其是一度為倡伎們所乘坐的轎，藍呢的外衣，裝着白銅的圓壽字，四角掛了長流蘇，怕坐在裏面，有風吹着，轎心裏，還鋪着狐裘或是灰鼠

呢。可惜當時「四不靈」還沒有到中國，否則坐具也是「沙發式」，那更舒服了。其實轎的舒服，已臻極點，還有那些轎轎技術，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只有兩腿移動，上半身永遠保持着平穩，坐在轎裏，絲毫沒有顛側搖盪之感，現代的摩托車也辦不到，這真是中國交通史的奇蹟。據說轎得好，可以放一滿碗水在轎裏，走許多路，不會灑翻，雖然言之過甚，可是坐過蘇州四五十年前的「飛轎」的人，一定相信，這話並不誇張。

「飛轎」這個奇怪的名詞，必須加以說明，原來在蘇州，有些鄉紳，坐轎去拜客，上衙門，轎夫們要顯出主人的威風（上海人所謂台型），在比較熱鬧寬闊的街道，走得非常的快，好似飛燕在水面上掠過去；雖不能用「風馳電掣」去形容牠，却也超乎尋常了。要是從路人側目而視中看去，真是別有一種氣派。我想假使在上海其平如砥的柏油路上走着，更可以增加速率，可惜等到柏油路到中國，轎這個東西，已經淘汰了，前幾年，只有城裏還有幾個老醫生還用着，此外，成了出殯儀仗的點綴而已。有人作上海竹枝詞云：「邑廟東頭是姜家，出城女伴約看花，自從一「新門關，不坐肩輿坐馬車。」可知以前婦女出門都以轎代步的。

至今在上海未經淘汰的，只有新嫁娘坐的「花轎」了。花轎的變遷，也有着歷史的意味，以前是本製的，紅漆金花，後來改用竹製，裝滿刺繡的外衣，再進一步，用玻璃珠裝出各種花色來，四周加着玻璃燈，這樣便形成了一種花團錦簇的光景。爲了人生只坐一次，所以女子的心理，十分重視，似乎坐過花轎，就是「明媒正娶」的表示，不是隨隨便便的結合了。不過時代女兒已經打破這個觀念，也許花轎也有消滅的一日。

前清官場，處處有階級分別，並且限制很嚴，只有一二品大員才得坐轎呢，用八人轎，其他只

可坐藍呢轎，用四人擡。正像民國時代，坐汽車，左右站着兩個馬弁，才算聲勢赫奕，不過前者不能僣越，後者却可以自由取得，這也是時會不同之處。

這些老話，不必再提，現在要提到廬山的轎了。除掉最原始的紹興山轎以外，算山東的「爬山虎」最特別了。我們上泰山或是千佛山，就得坐爬山虎。一樣是兩人抬的，可是坐具的構造，和別處山轎，截然不同，好似把一個椅子，截去四條腿，不用籐穿，却是用粗繩，所以坐在上面很收，並且可以後靠。兩脚下垂，有木板可踏，這完全是適用於石級特多的山路，沒有下半截，不致和石級碰撞，兩腳可以伸縮低昂，否則走上五千多石級的泰山，怕不要因碰撞而翻側麼？還有轎的部分，也是用軟帶的，這是便於換肩，凡在轉彎的時候，他們只消輕輕的把帶子從左肩換到右肩，或是從右肩換到左肩，就變了方向。所以我們坐在上面時常覺得微微的一動，面前的山容已經改換了。這樣看了左面，再看右面，調劑得很好。我們坐了這種爬山虎上泰山，並不覺得轎夫怎樣費力，就得驚奇他們的神力。有時反面使我們坐得惴惴不安，尤其是俯首下視，更有「一失足成千古恨」之懼。不如自己走走來得安全。他們決不像蘇州八卦轎的嬌弱，這爬山虎的雄名，真是毫之而無愧呢。

所謂八卦轎是別開生面的一種山轎，牠的構造，也很簡單，只有兩根竹桿，裝着一隻竹椅而已。可是轎轎的人，不單屬諸男子，那女子也有參加的，因為男女都有，就配成了八卦。譬如前面是女子，後面也是女子，坐的却是男子，正象徵着「坎」卦。相反的前後都是男子，坐的却是女子，便成了「離」卦。以此類推，就有八種巧妙的配合，所以有人給她題了一個名詞叫八卦轎。女子轎轎已經罕見，可是在蘇州蠡山轎的女子，更是奇之又奇。一般人以為那些女子年富力強，種慣了田，挑過稻，搗過鐵槌，要她們轎人，並無足奇。不知道她們在空閒的時候還能「刺繡」呢。我們坐了轎到蘇